

年

卷

期

2

1

第

第

民族詩壇

右任

第二卷第一輯
(第七輯)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南京圖書館藏

民 族 詩 壇

〇〇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目 要 卷 一 第

第 一 輯	第 二 輯	第 三 輯
<p>民族與詩歌 現代詩壇鳥瞰 詩錄：詞錄：曲錄：新體詩錄 抗戰期中徵求詩歌之揭曉 詩壇消息 民族詩壇組織章程草案</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者 陳立夫 翼野</p>	<p>詩稿一頁 于右任先生及其詩 詩錄：詞錄：曲錄：新體詩錄 中華民族對日抗戰歌 于右任詞唐學詠曲 詩壇消息</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者 汪精衛</p>	<p>歌詞一頁 汪精衛先生詩論 詩錄：詞錄：曲錄：新體詩錄 江南憶(歌) 徵詩續譯 詩壇消息</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者 陳立夫 楊琪</p>
第 四 輯	第 五 輯	第 六 輯
<p>曲稿一頁 吟邊札記 詩錄：詞錄：曲錄：新體詩錄 黃帝魂(歌) 詩壇消息</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者 盧前 江絮生 盧冀野</p>	<p>詩卽誠 近詞案記 詩錄：詞錄：曲錄：新體詩錄 看山入蜀記 拉繹行(歌譜)</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者 陳立夫 葉恭綽 江絮生</p>	<p>元曲之新發現 詩的三色 戰時詩歌的積極作用 吟邊札記 詩錄：詞錄：曲錄：新體詩錄 譯詩二章 神聖戰爭(歌譜)</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者 錢少華 戈浪 江絮生 施紹文</p>

R
831.05
318

民族詩壇第二卷第一輯目次

詩錄
廿七年來我中華民族詩歌
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戰的民族文藝家
夏元淳

目次	姚鶴雛	黃右昌	陳樹人	柯璜	賈景德	梁寒操	汪旭初	許崇灝	胡小石	趙堯生	于右任	汪精衛	錢智修	鄧家彥	張昭麟	陳毓辛	劉冰妍	楊叔明	李仙根	曾昭承	林庚白	吳宓	蕭公權	金佑琴
	二首	一首	二首	一首	廿六首	五首	四首	九首	一首	二首	四首	五首	錢智修	鄧家彥	張昭麟	陳毓辛	劉冰妍	楊叔明	李仙根	曾昭承	林庚白	吳宓	蕭公權	金佑琴
	六首	一首	二首	一首	八首	二首	五首	五首	一首	二首	二首	一首	汪精衛	鄧家彥	張昭麟	陳毓辛	劉冰妍	楊叔明	李仙根	曾昭承	林庚白	吳宓	蕭公權	金佑琴

汪精衛 編



民族詩壇

二

何魯

：：：：：：：：：：

三首

陳家慶

：：：：：：：：：：

七首

汪典存

：：：：：：：：：：

二首

虞愚

：：：：：：：：：：

一首

朱義胃

：：：：：：：：：：

一首

江絮生

：：：：：：：：：：

一首

劉漢

：：：：：：：：：：

二首

盧前

：：：：：：：：：：

二首

詞錄

于右任

：：：：：：：：：：

一首

施紹文

：：：：：：：：：：

二首

唐圭璋

：：：：：：：：：：

三首

趙文炳

：：：：：：：：：：

一首

林庚白

：：：：：：：：：：

一首

何雪梅

：：：：：：：：：：

一首

向魯

：：：：：：：：：：

一首

朱轆

：：：：：：：：：：

四首

曲錄

于右任

：：：：：：：：：：

一首

冒疚齋

：：：：：：：：：：

一首

曾通一

：：：：：：：：：：

一首

盧前

：：：：：：：：：：

三首

新體詩錄

呂庠

：：：：：：：：：：

一首

戚維翰

：：：：：：：：：：

一首

抗敵正氣歌

(續)

：：：：：：：：：：

：：：：

：：：：

：：：：：：：：：：

：：：：

編餘瑣識

：：：：：：：：：：

：：：：

：：：：

：：：：：：：：：：

：：：：

補白

陳光堯
編者

廿七年來我中華民族詩歌

編者

——民國廿七年十月十日及十九日廿一日在中央廣播電台講——

諸位：在這如火如荼的抗戰期中，到了今天我們的國慶，「雙十節」。一面追溯既往，檢討過去的一切；一面對於建國的前途，分外鼓起我們的勇氣，加強我們的力量。我以「民族詩壇」主編人的資格，應教育部的邀約來和諸位談的，是：建設我們「民族詩歌」的問題。要談建設，先要了解已有的基礎，所以就民國開國以來二十七年詩壇的狀況，作較有系統的敘述。我常說：「唐代一代詩歌的建立，自陳伯玉（子昂）開始。然而從開國到陳伯玉已五十多年。我們不過纔建國二十七年，那裏就會有真正代表這時代的詩歌出現呢！」何況二十七年以來，一切習尚，禮俗，文化因襲免清的餘風，大都還沒有改善；文學也不是例外。所以說二十七年以來的詩，我們仍不能不從民國紀元前講起。

(一)

從戊戌政變到辛亥革命的起來。這一段時期的詩壇，交織着三種不同的風氣，我們可以假設的分爲下列三派：

(一) 最守舊的，專主模倣的是選體詩派。

(二) 維新的，而沒有從內容改變的是新學詩派。

(三) 革命的，詩中充滿着民族意識的是南社詩派。

我們論詩以「技巧」與「意識」爲依據的話，這三派是各有短長的。現在分別論列如次：

(一) 選體詩派

廿七年來我中華民族詩歌

選體詩派，當然以湘潭王壬秋先生爲代表。王壬秋先生身經太平軍之役，歷咸，同，光，宣四朝，一直到民國五年去世，活到八十五歲。因爲行輩最老，所以在文壇上是最大的權威者。早年治經學，因此視「家法」甚重；對於詩也作同樣的看法。他曾說：「詩有家數，猶書有家數，不可不知！」又說：「有家數，易摹擬，其難在於變化；於全篇模擬中能自運一兩句，久之可一兩聯，久之可一兩行；則自成家數矣。」論學詩的方法，從模仿入手，確是必經的階段，但變化不可少；只模仿而不變化，只是別人的詩，沒有自己了。王先生自己說得好：「詩有一戒，必不可學元遺山及湘綺樓。遺山初無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詞意而雜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學之必亂！余則盡法古人之美，一一而放之，鋒鏘而出之；功成未至而謬擬之，必弱必糅，則不成章！」他雖自命「盡古人之美」，但這些詩仍然是「古人之美」，而不是王壬秋先生之美。模仿的功力深，變化的地方少，在今日看來，不無遺憾呢！因持這種「家法論」，於唐以後的詩，他是不屑於模仿的。甚至對李白也有不滿意的話。他道：「太白能詩者，而其說曰，『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太白四言如獨漉篇，其靡殆甚！豈古法乎！無亦以大言欺人，託於三百篇歟！」他將詩分爲兩派，一五言，一七言。而自己得意的是五言古，宗尚庾鮑，上窺建安。人家恭維他：「雜之古人集中，真莫能辨也」。可是與古人作品既然不辨，王壬秋自己的個性與他所處的時代，統統在詩中消逝了。又何取乎這樣「僞造的古物」！在同治十年，他所作「圓明園詞」這首長詩，在他作品中已是變格了。何以不再那樣高古呢？因爲這種題材不是建安體或庾鮑筆下所能寫出的。不得已來學元稹「連昌宮詞」比較起白居易，甚至清初的吳偉業來，正不知誰人高下？他晚年手定「湘綺樓詩集」，把近體律詩絕詩都刪去；據我們今日看來，他所不自愛惜的「杜若集」「夜雪集」，較本集活潑得多了。

民國五年以後，代替王壬秋先生地位的，要數餘杭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前輩，不過在政治上的革命思想，却絲毫影響不了他的文學見解。在政治上主張改革，在文學上主張守舊。我們看他「辨詩」裏的話：「自商頌以來。歌詩失紀，未有如今日者也！物極則變，今宜取近體一切斷之。古詩斷自簡文以上，唐有陳張杜李之徒，稍稍刪節其要，足以繼風雅盡正變。」議論大致與王壬秋先生一鼻孔出氣，所以他也承認王壬秋能靈雅。但，太炎先生的作風多少已與王壬秋先生不同了。例如「東夷詩」在內容，決非「選體」所限。太炎先生同時是一小學家，拚命搬弄古字在他的詩文裏；造句修辭又未能將擬古之迹消除，所以他的詩不能深入民間，與王壬秋先生湘綺樓詩同其病！他自己也不屑爲詩人，雖然他對於一切詩人都瞧不起。這一點王壬秋先生光明得多了。王壬秋先生之所以用「湘綺」二字題樓名，是用謝詩：「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他自稱：「好爲文而不喜儒生，詩雖未能，是吾志也」。太炎先生始終要保持經師的面目。他是民國二十五年死的，這二三十年中他給學術界的影響多，給文學上的影響少。假使能以他那樣的民族意識，革命意識，運用他的熟練的技巧，不擺雜貨攤，專力爲詩界開一紀元，是多麼可喜的事！可惜他不屑也不肯這樣做。

在王章兩位先生的心目中，像他們那樣，纔是保持歌詩的正統！只可惜這是個人的正統，與大眾毫不發生關係，與時代也毫無影響。甚至他們瞧不起的學中晚唐詩，學宋詩的人所給予士大夫階級的影響比他們來得大。

號稱學中晚唐詩的，可以樊易兩家作代表。樊樊山先生自己說：「二十歲前學袁子才，趙甌北詩。見了張之洞後，纔從溫庭筠，李商隱，上追劉禹錫，白居易」。張之洞曾禁止士大夫作文章用新名詞，所以樊山先生說：「如有佳話，不含雞舌而亦香。盡知新詞，不食馬肝爲知味」。他是民國二十年纔死

的，遺詩有三萬首，大都是遊戲文學。詩品卑下，有形式而無內容。易實甫先生的詩在技巧上與樊先生是筆管同音的。所作也差不多一萬首，裁對工整，自命獨開一派，且時時故爲詭誕。因爲他才氣縱橫，而對於詩缺乏嚴肅與忠實的態度。所以結果同樊先生一樣的，以綺語傳播人口。我們看他的「民國二年三月三日萬生園修禊的」那一首長詩雖然拉雜，挾泥沙俱下。但，無論如何以他的力量是能在詩上開創一種新局面的。可惜那時他們都無此意識！

(二)

「新學詩派」，這並不是杜撰的名詞。記得譚嗣同編次三十以後的詩，便叫做「新學詩」。後來黃遵憲的「人境廬詩」，直接命名「新詩體」。實際上這一班參與維新運動的先生們，已覺着詩歌應走向新的道路，但只做到運用新名詞，輸入新的材料，還沒有能充實詩的內容，具有新的意境。不過，這時革命思想已漸漸成熟，這一班人的熱情，非復如前輩那樣的能含蓄，這也是很顯然的事實。

譚壯飛先生的詩，在運用新名詞這一方面，例如拿喀私德 *Cato* 巴力門 *Parliament* 寫在詩裏。當時梁啟超已說「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家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爲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同時提出：「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口號來！在另一方面，譚先生的詩，如「我亦橫刀仰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這些詩句，是用奔瀉式迸放出革命的熱情，我會將這些叫做「烈士詩」。譚先生以外，夏曾佑，蔣智由，黃遵憲，當時所謂新詩界三傑，同是好採用新理西事，與譚先生相同。以這種新詩而論，雖有時不免傷格。然而畢竟在詩史上可開始劃一時代。夏蔣兩先生是取法古人的多，模做的痕迹與名詞相混雜，有時頗不調和。至於自成規模，氣象最開闊的，是倡「新詩體」的黃公度先生。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極力欣賞「今別離」這一

類的作品，因為他歌詠着照相，電報，電話這一些當時新有的工具。我以為在「人境廬集」最精采的，還是那許多長詩，如「哀朝鮮」「降將軍歌」之類都算得晚清的史料。

這時，有一位詩家，我們值得提出的是臺灣丘逢甲，丘滄海先生，他具熟練的技巧，有正確的國家觀念，所以他的詩是當得「正宗」而無媿。可惜他那一部「嶺雲海日樓詩」，流傳不廣，有許多人不知道他。綜論他的一生，事功與他的詩互相輝映着，他是臺灣義軍的大將軍，是抗日的老前輩。他眼見着民國肇造，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開國的第一首詩「謁明孝陵」，是他的絕筆，這真是詩壇的損失！

與「新學詩」駢立，而影響於民國以後的詩，勢力最深厚的，就是「同光體」。無疑的，我們必以陳散原先生為代表。散原先生早年是走遺體詩的路，中年以後，在意識上受新學詩影響，但決不改變形式，自鑄辭句，以成一家的面目。現在印行的「散原精舍詩」是從這時開始的。因為陳先生人格偉大，把握着詩壇最崇高的聲譽，晚年詩雖不多作，仍保持舊有的風格，一直到他最近死亡，他始終領導着當代詩人。不過，他在詩上的成就，是他自有的，一班模仿他的人，是忘記了自己的時代；我們不能減少對於陳先生的信仰。同時與他齊名的是鄭孝胥。倘若不以人廢言的話，也算得一大作手；可是晚節不終，後來竟做出這樣叛國的行爲來，可惜他的詩畢竟因人而廢。諸位，一個詩人基本的修養，還是道德的修養。先要有高尚的人格，民族的意識，說到技巧是次要的了。

(三)

隨民國以俱來的，就要說到南社的一班詩人。南社的組織，創始於清末己酉年（西歷一九〇九年）。是陳真南，柳亞子這幾位先生發起的。當時只要有一點革命思想的文人，沒有不被網羅的。模仿襲定庵詩，差不多是一般的風氣。誠然有些在技巧上不免幼稚一些，可是充滿着民族意識，有着熱情，較新學

派詩人已不可同日而語了。一時的政雄，如黃克強，宋漁父，于右任，汪精衛諸位先生皆是南社社員，尤其是于注二先生在詩歌上的努力至今不斷。我在民族詩壇上曾有兩篇論文分論兩先生的作品。我說于先生的詩有五種特色：（1）以足跡所至，無論海內外文化，政治，風物，習尚，一切舉以入詩，可謂境廣材富。（2）凡所感發於詩的，不獨多革命嘉話，建國珍聞，民國以後的戰役，統有記載。（3）集中的長歌，多兼取各家之長而變化之，元氣淋漓，詞源滂沛。（4）集中的絕詩雖篇幅小，而鏗鞳聲洪，為從來關中詩人共有的特色。（5）句法不生硬，字是習見的字，語是習見的語，而自有新意。注先生的詩，可分為三期：（1）少作悲壯，可見當日的痛苦，而詩剛剛為這種生活的反映。（2）中歲奔走海外，濡染極廣，於是他的詩就有了國際性。（3）近年所作日益堅實，收斂才華，如韓愈所謂「老歸平淡」。注先生的作品不期然有南人特有的纏綿悱惻的情致。這是我們民族詩壇上兩座高峯，可式國人。南社社員極多，在詩上較有名的如諸宗元，他的「大至關詩」是這二十七年來一部很好的詩集。若言詩學最深，成功最大的，要數黃節的「蕪葭樓集」。吳宓稱黃晦聞先生是當代的詩學大師，黃先生是當之無愧的。我們的論詩的標準：以新材料入舊格律，用舊技巧寫出新意境，拿詩來發揚我民族精神，這三點在黃先生詩中已發放了萌芽。黃先生可算得建立「民國詩」的前導！

我們若檢討這二十七年中詩壇全部的情況，除上述所列三派，還應當提出來的有三點：

（一）詞學的興盛，（二）散曲運動，（三）新體白話詩的嘗試。

（一）詞體在明清兩代已衰微了。在太平天國時代出了一位蔣春霖，他的「水雲樓詞」，是三四百年間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前此常州派發了許多空論，浙派以姜張兩號召，終敵不過他。可是到晚清，臨桂王佑遐先生（鷗運）出來提倡，兼有常浙之長，從南宋的吳夢窗上追北宋的周清真，王先生刻一部

四印齋詞叢，自作的有「半塘定稿」。同時鄭叔問先生的「樵風樂府」，也是一部名集。但民國以來主持詞壇如詩中陳散原一般的，是朱祖謀與况周頤。

朱古微先生費了二三十年的苦心校刻總集四種，別集一百六十六家成「彊村叢書」，以他的立場和眼光選了一部「宋詞三百首」。單是吳夢窗的詞，朱先生校訂過四次。自作的「彊村語業」三卷，的確可以掩過往古的作者。况夔生先生論詞最工，他的「蕙風詞話」，是從沒有的一部論詞的書。以我個人的嗜好說來，在朱况之外，萍鄉文芸閣先生（廷式）的「雲起軒詞」是不可多得的。他有豪邁的氣度，以蘇辛的筆調，與當時學南宋的風氣相抗。自晚清到最近，葉玉甫先生選有一部「廣篋中詞」，我們可以一家家的鑑賞。除作詞以外，這些年來，在詞籍整理上也有相當的成績，如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詞」，「詞話叢編」，皆是作詞學研究的一種結束工作。早幾年，龍榆生先生開始編了一種「詞學季刊」。這是詞學唯一的雜誌，從雜誌的銷路看來，知道現在嗜詞者之多。龍先生這幾年也提倡蘇辛體，主張以詞體歌詠民族精神，合乎時代需要。至於以新材料寫入詞體的，據我所知，有顧美季先生（陋），他有無病來詞，荒原詞等幾部詞集。不過詞體比較狹隘，我們既要給他注入新生命，還要顧及詞特有的體格。使他上不似詩，下不似曲，而又成爲「民國之詞」，的確不是容易的事。

(二) 散曲比詞，就不同了。這是一片荒地，多年沒有耕種。不像詩和詞經過許多人的努力，各方面都有着相當的成績。而曲體又比較寬沙。尤其是北曲，可做到雅俗咸宜的地步。從清末起，開闢這曲學途徑的是吳瞿安先生（海），他的「霜厓曲象」，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是一部較精緻的結集。民國元年，姚茫父先生（華）作了一部「曲海一勺」，他認爲民國以後，應當發揚曲體，一新耳目，一直到民國十五六年的時候，我們組織過「曲學社」。任中敏先生費了好多年心血，編刊一部「散曲叢刊」。我

也仿「彊村叢書」例，校刊元明兩代散曲集四十章種成「飲虹叢書」，我們雖努力從事整理工作，尤願大家來從事製作，以這種無所不包的體裁來寫這偉大時代的形形色色，也許可以得着一種新的紀錄。最近，于右任先生努力着作曲，我們除了用舊法製譜，並用新譜，不知這種散曲運動，究竟能有多少收穫？

(三)利用舊有的各體，注以新的生命；這是一種傾向。至於改換工具，或者創造新形式，這又是一種傾向。現在所說的就是這有十幾年歷史的新體白話詩的嘗試。我這兒所謂新體白話詩，最初是叫做白話詩，後來叫做新體詩。因為初期是限制用白話來做詩的工具，所以老老實實稱為白話詩。既而覺着改換工具還不够，要變更形式纔好，志在創造新體，所以又叫新體詩。前期的代表是胡適之先生，胡先生的「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是當時具有權威的文章。他的八不主義，1.須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須講求文法，4.不作無病呻吟，5.務去爛調套語，6.不用典，7.不講對仗，8.不避俗字俗語。他所提倡的白話文如此，白話詩也如此。他的那部「嘗試集」，曾獲有廣大的讀者。他很自負的說「中國詩界，必有大放光明的一箇時期」。可惜這句話至今並未實現。他所謂的白話詩，沒有多久，在他的附和者中便有異議，認為詩有詩的字，不是白話不自話的問題，要革新，先要革新詩的形式。胡先生的兩大高第：康白情與俞平伯。沒些時康白情掉過頭來作舊體詩了。平伯當時主張創民衆化的詩，而胡先生就說：用這個標準來讀平伯的詩，不能不說是失敗。從白話詩界起，接着就有「無韻詩」，更進而作散文詩，如徐玉諾等的作品，與白話文毫無分別，只分行寫罷了。又接着有仿日本俳句的小詩，冰心女士的「春水」，「繁星」，可以代表。後來有些人覺着詩無韻，平仄，首數，就不成其所以為詩；於是徐志摩，聞一多，梁宗岱，都爭相模仿西洋詩體，如朱湘就會硬學十四行體。將胡適之先生最

初的理論，事實上——推翻了。什麼用典，對仗，無意中重新加以確定。究竟詩需要格律不需要格律，還值得研究。在內容方面說來，較舊體更覺貧弱，我們只見新的爛調套語，鋪滿紙上。社會意識與民族意識反表現在初期白話詩中，如劉半農的「學徒苦」，郭沫若「女神」集中的「爐中煤」一類的作品，倒有些感人的力量。

與新體白話詩相反對的主張，以「學衡派」為代表。胡步曾先生的「中國文學改良論」，「文學之標準」，「評嘗試集」，「評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這幾篇論文皆抨擊胡適而中要害。胡步曾先生在文學上有很深的修養，不過篤古太過。力持以新材料入舊格律的主張者是吳雨僧先生，「學衡雜誌」的主編者。他曾系統的介紹西洋文學到中國來，也能够取異國文體之長，與我們舊有的技巧和融合。客觀的說，他的主張是最中正公允的。然而吳先生畢竟是最好的文學評論家，他的「吳宓詩集」雖也有好作品，終覺敵不過他在評論上的貢獻。他在大公報所編「文學副刊」，所予給現代文學的影響，是不可埋沒的。

不新也不舊，能自抒機杼的，有吳芳吉先生。他曾發願寫一篇長的史詩，名「三萬六千」。以大禹功績作中心寫第一段，以漢唐的偉績作中心寫第二段，以現代革命的導師孫中山先生作中心寫第三段。並以長江，黃河，珠江三大流域為背景。可惜這一篇發揮我民族偉大的長詩沒有寫成，吳先生就死了。現在我們讀他的「白屋遺書」，在每一首詩中還充滿着新的生命。吳先生也認為五言勝於七言，他尤愛用六言，因前人對於六言沒有能充分的運用。他死後，能以舊技巧寫出新意境的，有王越先生，在他那一部「風沙集」中，有不少好詩。

新體白話詩，大家認為是失敗了！究竟能代表我們中國民族的歌詩是什麼呢？還是充實舊有的各體呢？在創新體這方面說來，移植西洋詩體是不合式的。「學衡」中李思純先生說得好：「在單音獨體之漢

字下而強用之，以造作拼音文字式之詩，其夫常識已遠。」變化舊體爲新體的，如吳芳吉先生，他還沒能够完成，我們無從論定。葉玉甫先生提倡一種「歌體」，他說：「余近年屢主於韻文中建立歌之一類，上承詩詞曲之統緒，下與諺諺相通，爲可合今樂之韻文」，這也曾有過小小的試驗。在新音樂沒有完成的時候，「歌體」當然沒法完成。此外創造新體的路當然還很多，我們是不能指日觀其成的。

充實舊有各體的一方面，我在上面談過散曲運動，認爲散曲運動還可以製作詩，尤其古體詩。我們仍可循着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途徑。有許多人覺着我們舊有詩體已完備，無論整齊句法與長短句法。恐怕漢字一天不變的話，將無法創出新的形式。這也自有道理。不獨句法如此，而且各體有他特性，近體與古體不同，詞與曲不同，一個人不必兼作各體，但是我們從事製作要重新立定標準。我們現有的意識與材料和前人都不同。只要能以純熟的技巧擇適宜的體裁，裝進豐富的材料，造成活潑的意境，自然成其爲我們中華民國的歌詩。現在我們常用的比喻，叫做「舊瓶新酒」。有些人要爲酒造瓶，實際上造酒是一事，造瓶是一事；只要酒好，瓶的關係小；何況我們已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瓶，任你選用呢！

最後，我們要注意的：我們不要忘了我們這種偉大的有歷史的民族特有的精神，又遇着這大時代，如何使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反映到詩歌之中？我們還要想如何從個人的詩，推展成大家的？所以先要捨棄以往詩人晦澀，居奇，鄙陋，享樂諸舊習！發揮詩的力量，給他成爲全民族的歌聲！民族常新，詩亦常新！回瞻二十七年來的詩壇，我們對於未來抱着無限的希望，期待着真正詩界大放光明時期的來到！

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戰的民族文藝家——夏完淳

汪辟疆

(一)

這也許是歷史上的一種奇蹟吧！

在我國過去幾千年的史冊上，的確產生了不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民族英雄。但是他的年齡，僅僅只有十七歲；他的生活，前後統計，確做了兩三年的艱難困苦的生活；他的人格，竟做了臨難不屈百折不撓罵賊而死的民族英雄；他的文學，幾至無體不工；雖然不能和徐陵，庾信，杜甫，李商隱，辛棄疾，這一般人，齊驅並轡，的確是步着他們的後塵，走入了他們共同的路線，或者具體而微。他同縣鼎大名的人文學者，如錢謙益，吳偉業，陳子龍，杜濬，顧炎武，朱彝尊，這一輩的人，也要向這一位青年文藝家五體投地的致最敬禮。

三百年前爲什麼產生這樣一個人？

國家遇到了內憂外患最危急的時期；一切的一切，都走上緊張救亡的路徑。在朝不少的人，雖然文恬武嬉，但是在野的士大夫，就不免殷憂到國破家亡的慘禍一天一天的迫近。這些士大夫，要幹一下救國救亡的工作，必定要把當時的邊情，軍備，財政，戶口，農田等等，時刻留心和研究。你看明末這一般讀書人，如陳子龍，徐孚遠，顧炎武諸人，那一個不留心經世大業——農田水利軍政及其他——。這一位青年抗戰英雄，就是在這種學術環境時而產生的一個。

「臨難不懼殺身成仁」是我民族的無上光榮；也就是文天祥臨命時所說的「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戰的民族文藝家——夏完淳

事。國家的提倡，士大夫的勸勉，在平時已根深蒂固的膠結在民族意識。尤其是在外族壓迫的鐵蹄下，大家更感到了種族淪亡的痛苦。這樣民族的意識，最容易高漲到極尖端，有不可遏抑的情勢，誓死要和非我族類的敵人，去拼一下。萬一失敗，也就視死如歸的慷慨致命，毫不畏宿，毫不恐怖。這一位青年抗戰的民族英雄，就是在這種民族主義的信條下而壯烈犧牲。

教育的感化，的確是偉大了！尤其是在家庭間，平居燕處的一切有形無形的耳聞目見——動作和言談——，最容易感化和養成一種高尚的人格。這位青年抗戰的英雄，他的父親，是一位以身殉國不負所學的奇男子；他的伯父，是一位「讀聖賢書死聖賢地」的偉丈夫——自縊於文廟復聖位旁——；他的母親姊妹和他的夫人，皆是平日談忠談孝的婦女，及國破家亡，都截髮爲尼。他處在這樣的家庭環境，平時的薰陶，早已樹立了他的人格。況且他的師友，如陳子龍，侯峒曾，侯岐曾，吳易，杜登春，諸人，或慷慨捐軀，或激揚風義，師友的勸勉，尤其是與他的家庭，沆瀣一氣。這位青年抗戰的文藝家，被這一種教育的感化，自然走上了共同的路徑。

年齡是限制不了人的學問和事業。孔子大聖，嘗師項橐；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童子汪錡，也曾見稱於大聖孔老先生。文人如王勃，李賀，都是早慧，他們也不過活了二十幾歲。人的智慧，本來有早成晚成，但是處在一種特殊環境的家庭和社會，暗中就幫助他的成功不少。這位抗戰的民族英雄，幼年確是投在一種特殊文學環境中；而且他的家鄉，又是一個山明水秀向來產生文人的地域。薰化既久。天才的文藝家，就是這麼應運而產生。

(二)

事實就是這樣：

在一六四四明代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的一天，流寇李自成打入了北京城。崇禎知大業已不可爲，走上萬壽山上自縊而死，明朝就算亡了！滿洲酋長乘着吳三桂請兵討賊的機會，統着關外的建州勁旅，入關逐李，漸漸地把北方寇亂削平。滿洲的勢力，也算從此擴張了！他毫不客氣的定鼎燕京，改國號爲大清，改元爲順治元年。明朝宗室福王，雖然尙想撐持這半壁東南的殘局，但是到了順治二年，清朝派豫王多鐸統率大兵下江南，南京陷落，福王走死。明宗室唐王聿鍵又在福州稱帝。在這幾年間，江南數省，有許多士大夫，痛心祖國的沈淪，異族的殘暴，着實有不少的民族英雄，內心裏燃着憤怒的火炬，一齊踏進了抗戰救國的路徑上，不自量力地担負了他們的責任，去和這殘暴的異族作殊死戰。他們有百折不撓的精神，他們有視死如歸的勇氣，這種偉大的民族意識，是永久長留在我們的子子孫孫一直到現在，雖然他們是在異族刀鋸鼎鑊下的壯烈犧牲者。

曹浜是華亭縣中一個小小的市鎮。那裏有水木明瑟的湖沼；有眉黛如畫的遠山；到了春夏的時候，遠遠的坡陀和連連的桑田，濃綠如幙。在這種美麗的鄉村，最容易使人發生愛國愛村的感想。三百年前我們這一位青年抗戰的民族文藝家——夏完淳——，就是生在這個小小市鎮，他的父親夏允彝，和陳子龍是同鄉同年的進士。允彝做了五年的長樂縣知縣。到了崇禎十七年，崇禎殉國，他便慟哭了幾天，決心毀家倡義。走讀史可法，和他商量興復明朝的大計。一直到了順治二年，南京陷落，他的朋友徐石麟，侯峒曾，黃淳耀，徐汧諸人，都以戰敗了，作壯烈犧牲。允彝感到國破家亡的痛苦，和朋友們的慷慨捐軀，他便決心以身殉國，預先作了一篇極沈痛的絕命詞，在這一年的八月，他的船泊在松塘的時候，他一人便悄悄地走到水邊，投水而死。允彝的兄夏之旭，也是一個忠義憤發的奇男子。他見他的弟弟已經殉節，本來就想即時引決，但因允彝臨死前，曾以孤寡託他，他只好暫時忍耐着，替他照管着家

中老弱，在另一偏僻的鄉間住下，兩年不到城市。到了順治四年的五月二十五日他，一人走入文廟，自縊於顏子的神位旁邊。這時允彝的妻妾，已截髮爲尼，他的兩位小姐，早已遁入空門，去過她們的寂靜生活。夏氏的一門忠義，到此真算國破家亡了！

夏允彝兄弟既先後殉國，幸運的家庭，早已殘破離散。在允彝殉節的時候，他的兒子夏完淳，纔十五歲。他眼見國家的大好江山，已經淪陷異族；人民的顛沛流離奸淫焚殺，已經是水深火熱；朋友們慷慨赴義，視死如歸，已經是驚天地動鬼神，他不肯作草間偷活的生活，他不肯背他父兄師友的教訓作夏家的不肖子；他不肯負他平生的所學，作名教的罪人。他的熱血是奮湧着！他的內心火炬是燃燒着！他的勇氣是凌厲無前，他只有救國救種報仇雪恨的偉大志願。

民族英雄陳子龍，在太湖重行豎起了民族抗敵的大旗。我們這位青年抗戰的文藝家——夏完淳——，他以與陳子龍有父執和師長的關係，隻身走入陳子龍的軍中，同時，他的岳父錢梅，也投入陳軍的旗幟下。他們三人同時歃血五爲盟約；決志恢復國土，爲江南倡義的壯舉；事成則撐持半壁，事敗則慷慨同死。他把他父親遺留下的家產，全數售去，以供給義軍的糧餉。在陳子龍初次在松江起義時（順治二年閏六月）他曾經同他的父親參預過陳氏軍事，到這時陳子龍再起兵時，他又重行過他的軍隊生活，後來陳子龍兵敗，他又走入吳易軍，在吳軍中擔任參謀。不幸的吳易軍又敗，完淳抗戰的志願，仍不少阻。他和陳子龍錢梅諸人，只得暫時屏居鄉間，到處流轉，以待機會再來時，去做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一直到了順治四年，唐王追念他的父親夏允彝的忠節，追諡他父親爲文忠；又授完淳爲中書舍人的官職。他便草了一篇謝表，託謝堯文帶去呈奏。堯文在途中爲清軍偵探所獲，搜出了完淳的表文和同事的名冊。那時清朝大漢奸洪承疇經略九省，正在南京，通緝完淳等甚急。巡撫土國寶正搜得他的表文和名冊，便

把他和錢枬及其他三吳名士數十人，縛解金陵。他毫不畏縮，毫不恐懼地在途中談笑賦詩。神色自若，或有爲之下淚者，他說「君無庸，天下豈有畏人避禍夏孝古（完淳字）哉？我得歸骨於高皇帝孝陵，千載無恨」。他的好友杜登春，在蘇州虎邱遇見了他，杜登春與他沽酒爲別，他尙贈了杜登春詩一首云：

竹馬交情十五年，飄零湖海更誰憐。知心獨弔婁離墓，亡命難尋少伯船。

山鬼未回江上夢，楚囚一去草如烟。高堂弱息憑君在，極目鄉關思惘然。

完淳解到金陵以後，清兵便把他幽禁在皇城內瑤宅中，以便隨時傳審。他在獄中，和他同繫的友人，吟詠不絕。他是始終無恐怖的神色，而且他的獄中詩，比較他平生所作，更爲高妙。他們被逮在順治四年丁亥的七月，在九月的某一天，清朝在南京的官吏，始把他們一千人傳訊。那時漢奸洪承疇，早已知道夏完淳是江南才子，意欲把他救出，留爲清庭之用。傳訊的那一天，洪承疇爲最高審訊官。他便開始道：「童子何知？豈能稱兵叛逆？誤墮賊中耳！歸降當不失官」。假如完淳是偷生怕死的人，只要說一句我爲人挾迫的話，他的性命，至少可以保全。這位抗戰的青年，却毫不遲疑，毫不思索，以譏諷的語調對答他：「我聞亨九先生（亨九爲洪氏號）本朝人傑。松山杏山之戰，血濺章渠。先皇帝震悼輿卹，感動華夷。吾嘗慕其忠烈。年雖少，殺身報國，豈可讓之。」他說話時，聲色甚厲，法庭上衛隊大聲喝止他，說：「上座者就是洪經略」。完淳破口大罵，說道：「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聞之。曾經御祭七壇；天子親臨，淚滿龍顏；羣臣嗚咽，汝何等逆徒，敢僞託其名，以污忠魂」。他說完了這些話以後，因躍起大聲辱罵不絕。洪氏内心上的慚愧，登時現出了一種沮喪的神情，半天說不出一句話。那時候完淳的婦翁職方主事錢枬，同在法庭審訊，低頭不發一言。完淳大聲說道：「當日者，公與督師陳公子龍及完淳三人，同時歃血，上啓國主，爲江南起義之倡，江南人莫不踴躍，今與公慷慨同

死，以見陳公於地下。豈不亦奇偉大丈夫哉」。錢梅逵大罵不絕口。在九月十九日晨光熹微的這一天，他的好友杜登春，到金陵去探聽完淳的消息，正在街道上走着，聽見有鳴鑼的聲音，杜登春就擠在人叢中去探望，親見完淳和蘇州劉曙等在縛。完淳神色自若，抬頭望見鍾山，連呼道：「好山色，某今日得瞻高皇帝孝陵而死，尙復何憾乎」。及至刑場，完淳不肯跪，持刀者從喉間斷之而仆。這樣的壯烈赴義，傳播遠近，聞之者無不淚下；而且這一段悲壯的情緒，是永遠地留存在民族意識中，無窮無窮地一直到现在。

(三)

夏完淳不僅僅是一個抗戰的民族英雄，同時也是一個青年民族文藝家。

過去的歷史，本來不少節義文章轟轟烈烈的奇男子。在一部乾坤正氣集上。許多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烈士。就中最煥赫最傳誦人口的，莫如宋朝的白天祥，明朝的黃道周張煌言諸公。談到他們的年齡：白天祥四十有七；黃道周六十有二；張煌言也有四十五歲。他們在幼年讀聖賢書，加以幾十年的讀書修養和經驗，遇到執筆自寫胸臆的時候，稱心而談，文章爾雅，自然可以起頌立懦傳誦古今。夏完淳年紀纔只有十七歲。但是他的學術，不比白天祥張煌言差多少；他的文學，更是典麗雋皇，文情並茂。他有一往直前的氣概；有百折不撓的精神，有千回萬轉的情緒；有迴腸盪氣的詞采；好像他每一握管，都奔赴他的腕底，供他驅使。我們在三百年後的人們，只要打開他的內史集，南冠草，隨便讀過幾篇，沒有一篇不使你的熱血騰躍，好像要噴薄而出。我們讀過了他的詩文，更相信文學的作品是不受時間空間的障隔；除非人類是缺乏情感的動物。

「這位青年抗戰的文藝家，爲什麼成就這樣的偉大？」不少的人有這一個同樣的疑問，我却說這是

毫無奇異的一件事。文學是本來原本學術，不僅僅是「情緒」和「技巧」兩方面的事。一個人的學術成就，雖然要費着很長的時期去研討，但是在幼年時代，處在一種特殊的環境——家庭教育 and 師友的訓導——更加上政治和社會，已經發現崩潰的嚴重局面，不容許你不走上救亡的大路。天才的學者，每每處在這樣情況下，很容易督促他成功。學術既然為文學的內質，有了學術，只要把情緒和技巧去運用他的學術，文章自然有永久的價值。況且忠義之士，他的志趣是堅卓的，他的胸懷是坦白的；他只有救國救種的志願；他只有報仇雪恥的企圖。他一腔熱血噴薄的氣概，寫入他的文章，更可以驚天地泣鬼神。文藝的技巧，更是限制他不了。他的文學早成，這又毫不足異，今姑就這兩種原因再分說之。

明朝中葉，士大夫多以空洞無實的學術，互相標榜。如詩文則以模仿秦漢盛唐為主旨。結果流為偽體。八股文為人人應有的工具。大多文的讀書人，只有抱着「高頭講章」和「兔園冊子」為終身研究學術的對象。自東林諸賢講學蘇州，始提倡氣節和經世致用的學問，同時不廢文學。高才生張溥揚廷樞一班人，又本著東林宗旨，結為文會，名曰復社。夏允彝與同邑的陳子龍，何剛，徐孚遠，王光承，諸人同時又結一幾社，和復社相應和。他們沒有一個不留心當世之務。明朝的學術，到這時才有了轉變。夏完淳的業師陳子龍嘗手輯有明一朝的有關政治學術的文章，共有五百零八卷，名曰皇明經世編，刊行海內，為明末學術界的一大偉著。他的父親文忠公在福建長樂縣做知縣時，即以善斷疑獄，名聞海內；他縣有經過幾十年不能決斷的疑案，上官多發交長樂縣去辦。在王鴻緒的明史稿夏允彝傳上，也曾說過：「允彝學務經世，歷朝制度暨昭代典章，無所不諳習。獨處一室，志常在天下。」這確是可信的話。就這幾件事看去，完淳在幼年時代，父親和師長的言論，自然影響到他的學術是不少。再就他本身上說：蔡嗣襄所撰夏存古事略，有這麼一段記載：「完淳年纔八九歲時，秀眉豎目，舉止就如老成人。席間抵

掌談鋒警及九邊情形，娓娓可聽。其伯父文伯先生止之曰：「有客在座，小子何嘖嘖爲？」在南吳舊話上，也曾說道：「完淳爲童子時，好閱邸抄，一見便能悉其首尾。一時映爲奇童。」這幾段記載，我們就可知完淳在童年自有志當世之務。他的學術，決非俗儒章句的學，而是經國治軍的偉略。

文學的成功，誠然是要天才。完淳確是一個天賦異才。他五歲誦五經；九歲便善詞賦古文。我早年看見這樣記載，頗疑這些傳說，近乎神話。後來在陳眉公集內，見有童子讀，下注爲允彝長子端哥（完淳小名端哥）作，讀文中有這幾句話：「包身膽，過眼眉。譚經義，五歲兒」。眉公死於崇禎十二年，這裏說五歲兒，當是崇禎八年所作。錢謙益集內，也有贈夏童子端哥一詩，詩內也說過：「端郎信不同，非我欲求蒙。背誦隨人語，身書等厥躬。倒懷常論日，信口欲生風」這詩作於崇禎十一年，那時完淳亦不過八歲而已。以五六歲小兒便能誦五經，不能不算夙慧。陳子龍爲當代文章鉅手，他父親命他師事子龍，大爲陳子龍所深賞。夏氏一門忠義，同時也是一門風雅。在平時家庭父子間，談忠說孝，尙奔殉國友古人，已足陶養他的人格。家庭中如他父親伯父，皆是文章老宿，詞林宗匠。他的母親也能作詩，允後，削髮爲尼；有追悼一詩，流傳人口。他的姊姊夏淑吉，適嘉定侯洵，年二十一而寡居，後亦爲尼，法名神一。夙工詩文，有龍隱遺草。他的妹妹夏惠吉，國難後亦遁入空門，有詩爲人傳誦。論到他的師友，自陳子龍以外，如侯兩曾、侯岐曾、侯洵，錢熙，陸培，邵梅芬，杜登春，侯演，宋徵輿，顧天適，杜濬，這一般人，沒有一個不是文章氣節照耀當世的奇男子。完淳處在這樣文學環境中，又加上他的天才，文學的成功，決非偶然的事。

（未完）

詩錄

雜詩（續前輯）

汪精衛

青松受嚴風，兀兀不肯馴。不如靡靡草，暫屈還復伸。強項性使然，骨折何足論！我行松林下，風落不拾巾。不辭衆草笑，只畏青松噴。海堦多悲風，草木不易蕃。曠土終可惜，結構成小園。種菜與鋤瓜，閉門學隱淪，古人或有然，此意匪我存。目欲去荒穢，手欲去荆榛。孰云筋力衰，猶足任斧斤。有蘭生前庭，有菊榮東軒。有豆種南山，有桑植高原。桃李以爲華，松柏以爲根。秋風不能仇，春風不能恩。豁然披我襟，海天蕩無垠。

幾司柏山上

平生所觀瀑，衆妙不可名。惟此幽且奇，每見心爲傾。遠從雪山來，飛白游青冥。一著最高峯，其勢如建瓴。直下千丈強，石破天爲驚。千巖萬壑間，往復還相縈。十步一換態，百步一換聲。蕩蕩入平湖，浮綠與天平。山深日已夕，新月猶未生。遙遙望四極，疊疊涵虛明。山色如明礬，湖光如墨晶，畫筆所不到，寫以聲泠泠。胸中若冰雪，對此匹練橫。有懷當如何？木末牽流星。

廊蒙羅泊道中

青山相對出，懸瀑以百數。使我於其間，有目不遑顧。耳亦不遑聽，但覺風虎虎。擊拊者誰歟？水枹而石鼓。我聞山與水，二美不能具。動靜惟其宜，剛柔各有厲，瀑也實兼之，得一已千古。况多多益善，

四立若環堵。試觀縱橫勢，逸氣惟所馭。山爲飛且鳴，水爲歌且舞。始知天地間，落落無窘步。嗟哉沈憂人，一笑豁眉宇。

登孛加巴斯山書所見

夙聞最高峯，是瀑所來處。朝來仰天半，晦昧隱雲霧。攀躋自山足，問徑嗟屢誤。泉聲忽在耳，隱若導前路。隨之入山深，數數與之遇。林木迭虧蔽，巖岫雜吞吐。山腹陡中斷，石壁深且阻。巨壑哆其口，衆水紛下注。豁豁仰一白，錯落受千杵。春撞力不竭，拗折意彌忤。並驅不少讓，互蹙作飛舞。氣含冰雪冷，勢挾雷霆怒。旋轉生迴瀾，搖撼動底柱。小石已齧粉，翕忽散復聚。大石厲其齒，初若相齟齬。及其沸而白，轉乃相水乳。化爲一川雲，溶溶下山去。山間石更峭，犖确無寸土。冰澌所淬厲，黝若生鐵鑄。其隙生小花，緞緞作霜縷。

亦有蠖屈松，老幹纔尺五。餘卉摧已盡，援鳥失所據。飢鷹不得食，空際盤旋苦。喘息及山頂，足繭難再步。仰首惟泱寥，萬象在一俯。層冰何峨峨，寒色自太古。湖水寂照之，凝碧若可茹。欣然試一掬，清冷在肺腑。

長歌復短歌

效徐幼文

于右任

其一

長歌長，短歌短。神聖戰爭方開展。哥哥後，弟弟前，爭將性命爲國捐。擊破胡兒唱凱還。

其二

短歌短，長歌長，萬世榮名是國殤。愛吾愛，仇吾仇，勇者不懼仁不憂。大家起來衛神州。

餘事

勞勞惜此髯，餘事幾曾兼。治學勤思補，爲書放益嚴。風雲祈衛霍，鼓吹喚酸甜。大戰期將近，知應捷報添。

中秋薄暮黃陂道中

傷兵歎息復歎息，日之夕矣月復出。轉詬閒人愛賞月，不知敵機乘月傷吾骨。明月闌，吾骨酸。明月殘，吾骨寒。民族生命爭一綫，吾生幸參神聖戰。軍前歌舞作中秋，獨惜更番不得見。今宵明月圓又圓，定是吾軍破胡天。破胡天，唱凱還，吾軀甘願爲國捐。

鄉居

趙堯生

歲久留先宅，人多雜數家。農時修懋急，飯量入鄉加。畏暗宵疑鬼，除荒蛻挂蛇。兒童諳物性，頓頓掃蜂衙。

雨

生小讀書處，椿花兆一官。家貧多歷史，地窄缺迴闌，送老思鄉裔，安眠減夜餐。久看飛鷺下，雨積夏仍寒。

哀鄭仲廉

胡小石

入門梵唄聲，銖眼漆光黝。生前不解飲，此日奠盃酒。世亂新鬼多，人肥不如藕。逃死翻得死，萬里多此走。天枉誰殺汝？切齒疾倭狗。衆命知何日？奈何先謹厚！杖兒則有母，牽女則有婦。母婦血面啼，蓋棺子聞否？阿舅老病風，絲命懸虎口。夢中望子歸，魂莫惱阿舅！藤廳舊書堂，修竹綠四牖。兵火縱得全，失主終莫守。畫被攻二篆，矯矯斯冰手。他年訪遺墨，蛟蚪儻在藪。高秋涪山暄，蓬顆大於斗！陵葬與澤葬，達者復何有！病瘡無死法，一藥不可歐。中醫使西藥，

誰當擊之肘！

錦城客舍

許崇灝

錦江江畔日初晴，客舍幽閒香篆清。蜂抱殘花隨雨墜，魚吹輕絮逐波行。欲尋靜境求禪侶，爲破愁城鬥酒兵！醉眼看天人不語，中原戎馬正縱橫。

康遊吟

初日含山青靄低，喜晴幽鳥隔林啼。征輜曉發川西埭，一路松楠綠到西。
西。錦城曉影

小住平羌江上樓，蔡山分綠入窗幽。夜來心事如絲亂，不夢周公夢武侯。
侯。宿雅平羌江畔，宿處正對蔡山，傳說爲武侯夢周公處。

千峰萬壑碧迴環，行過山頭又上山。二十四盤九折坂，方知蜀道果然

難。過大相巖二十四盤九折坂

萬丈懸崖飛瀑傾，穿雲注壑出林菁。山溪水作春雷吼，疑是千軍鏖戰聲。飛越嶺瀑布

崎嶇山路接山垠，沿澗循崖轉折頻。石磴棱棱坭磴滑，可憐負重遠征人。飛越嶺道路以年失修，行旅甚苦。

鳥道崎嶇翠磴危，荒村曉發馬行遲。山頭積雪連雲白，疑是深冬近臘時。曉發坭頭驛見雪山

綠趁青崖紅映霞，仙桃初放水之涯。長征不覺風霜苦，一路看山又看花。由坭頭至瀘定途中仙人掌如林，開花極其燦爛，土人名之曰仙桃花。

曉發先過鐵索橋，征人無語馬蕭蕭。驚心百尺懸崖下，十萬軍聲響怒

潮。瀘定曉發

(未完)

義甯陳伯嚴先生挽詩

汪旭初

二十六年秋，倭據北平。欲招先生出，游說百端，皆不許。乃詭言防護，詢者日伺其門。先生怒呼傭媪操簪帚逐之。因絕飲食五日死，年八十六。

凜凜嚴霜節，彌天戡一棺。胡笳飄極塞，木葉下重關。天地詩名隘，春秋大義完。海藏真朽骨，那作等倫看！

先生既殉國未幾鄭孝肯亦死長春孝肯故以詩與先生齊名

昔賃金陵宅，曾邀杖履同。池光迎曉日，花氣颺春風。城郭千年是，亭園一夢空。不須歌薤露，於此泣無窮。

回首音塵隔，驚心喪亂頻。妖祥興白帝，寇盜劇黃巾。誓采西山蕨，歸休北海濱。老成風節厲，嗟爾少年人！

折箠驅強虜，知翁勇有餘。未愁鯨跋浪，終見骨專車。水憶宮亭淨，山尊五老殊。舊鄉臨睨罷，魂魄此安居。

念廣州

梁塞操

自憐袖手困山樓，入夢難安是廣州。何世竟逢千載劫，今宵如見萬家愁。復讎應有雄魂厲，雪恥唯憑熱血流。嘗膽臥薪吾輩事，此生無分計優游！

舟停萬縣

又歷江程千里遙，舟停萬縣過今宵。古風板閣依山懶，新樣鐘樓拔地驕。園拓西山傳治績，礮轟南市憶潮狂。山城恬睡還依舊，腹痛黃魂待大招！

題林烈敷西陲紀遊圖

長懷班傅真豪傑，萬里能揚大漢風。抹盡東南金粉氣，寫將蒼莽入圖中。

廿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痛別神京

驅車嗚淚出陵園，回望松楸一泫然。此去好籌長抗策，紫金靈爽視中原。

興國昔曾憑赤手，救民原矢瀝丹心，黨魂復起應今日，不信神州遂陸沉！

外家零落悽愴傷懷往事低回輒多感喟長歌當泣亦讀

右任先生省外家詩有感而作者

賈景德

北趙山前趙氏墳，外來祭掃有孤孫。豐碑八尺磨礱就，齋臼猶虛表墓文。

幾番謁墓翦春蒿，迎面峯巒望不遙。記得墳前諸舅語，貴甥全在外山高。

山縣分封憶昔年，板輿迎養杏花天。殯宮廿載無人問，營葬全憑母氏賢。

每飯何無一麩來，兒時出語總癡呔。阿婆久慣糟糠食，話到當年笑口開。

夢兒八座轉巖坳，蟒玉峨冠白絹袍。慚負老人期望意，卅年從事在官曹。

一領青衿不療貧，每思阿舅淚沾巾。白頭拋棄高堂母，到死還爲不孝人。

鼓吹喧闐走墓門，彩輿從俗締冥婚。平生未作香閨壻，花燭來娛地下魂。

記食霜紅柿沁牙，山深地瘠飽餐瓜。倉皇避亂憐子弟，猶挈妻孥走外

家。

讀右任先生斗口村掃墓雜詩勸觸臯魚感賦

流轉名場四十春，每逢家祭一招魂。楹山前後多先塚，幾見遺孤謁墓門。

村塾人情帶食難（鄉塾生徒爲先生子弟担任飯費，俗謂帶火食），望孫不見起孤寒。師門一飯諸生吝，羹頤聲中欲棄餐。

一上驟岡涕淚多，孤兒扶櫬出西河。天悲地慘銅鞮道，冷雨澆頭忍痛過。

廉吏能爲亦可傷，隻身避債走他鄉。母兮鞠我嗟何用？不送靈車上大行。

馬背提攜走晉城，選騷課罷更研經。阿堆不是名駒子，孤負兒時教養

情。

祖德宗功未敢忘，自操短筆表瀧岡。碑成未得椎牛祭，回首松楸淚萬行。

月黑天陰慟哭時，望廬廬外雨絲絲。如何江總還家日，不作羲之誓墓詞。

又是生申七月天，一盂麥飯記當年。此身不作溝中斷，準擬還山掃墓田。

前詩意有未盡再題十首

兩戒涇原地，三農斗口場。蔽天曦景少，當午暑風涼。花木呈千態，兵戈動萬方。年來幽興減，到此一傳觴。

東村方伯里，廢闕大功坊。喪亂經年久，田廬入眼荒。救民豐委積，

拓地勸農桑。鄭白留嘉惠，迢迢渠水長。

收族傳周制，希又有祭田。祇求全一姓，真欲薄前賢。桑果能多乞，蓮菱不論錢。萬千康濟意，禹域入哀憐！

刻石留遺教，當門有大書。不私于氏子，且作好家居。身後論名業，憂來誦隰榆，累人生產事，吾亦棄吾廬。

座上賓初滿，林陰席屢移。好花來異域，百果亞低枝。寒嚼瓜新剖，高歌酒不辭。衆人皆欲醉，吾意在尋詩。

無限幽風意，披襟坐此堂。窗開天四面，雲擁樹千章。隔葉鶯聲老，眠琴鶴夢長。劇談忘主客，疏快到羲皇。

濱縣千株棗，肥城五色桃。往時遊宦地，曾此饜吾饜。舊事成春夢，哀年飫鼎調。過門看綽楔，此腹負良庖。

（先生所賞之名廚師張榮曾大書表其

門)。

華胄遙遙數，瀛洲學士冢。大名垂宇宙，八法走龍蛇。掃墓詩如泣，驅飢卒不譁。數篇哀痛語，私淚落悲笳。

莽莽神州地，何虞日蹙多！但堅新志氣，終復舊山河。樂戰秦人俗，回天魯氏戈。老成殷望意，傳布遍巖阿。

暫作三原客，來爲半日遊，民風前代樸，天險大河流。馬革當年志，蟬聲七月秋。偷生仍避地，桑下一淹留。

告三島士民歌

柯璜

亞洲大陸黃海黃，東有數島蝦魚鄉。黃人錯雜相聚處。血緣青史猶彰彰。徐福三千華男女，數典實爾爺與娘。神州歷代海客舟人與羣盜，年年飄泊留扶桑。漢魏六朝漸繁育，生聚教訓逮李唐。王仁四子始開

祚，禪宗南北紛渡航。兵農禮樂辨文物，經營家國漸小康。斯時知仰冠裳化，屢遣羣秀肄上庠。和文片假依漢字，伊呂波歌始啓文化光。有唐歷祀三百載，日出弟皇玉帛恆相將。天水倉皇困戎馬，朝貢始不列越裳。元帝征東思混一，樓船十萬連帆檣。豈知天時偏佑爾，暴風一夕淪蒼茫。從此海濱遂坐大，白頭遼豕成夜郎。鼠竊狗偷及明世，海邊烽火時奔狼。蓬萊崛起戚武毅，平倭偉烈彪龍驤。百年海水揚波少，雖然異夢猶同床。清政衰微邊備廢，爾復奮臂舞爪張凶鋸。縣我琉球遼東島，割我臺澎扼我吭。睡獅沉沉醒千載，民族革命廢鷹揚。爾國野心猶未死，併朝鮮，開東溝，二十一條輒敢肆獞猖。既償大欲仍不足，五卅五三九一八，氣焰暴橫咄咄尤難當。大盜行爲騰萬國，珠槃玉敦徒化裝。奴我東北民，壞我長城防。黑水青年多義勇，白山

豪傑尤昂藏。剪除屠戮那忍記，遁逃苟活真未遑。世界文明日進步，獨爾黑昏貊道師貓羌。鯨吞蠶食謀華北，揚子江頭亦欲變色爲爾疆。青天白日人間世，竟見鴟梟凌鳳凰。爾亦知田中幻夢在圖霸，欲霸大陸非探囊。蠻夷自昔有猾夏，夏風變夷仍泱泱。爾國老臣遠慮忠謀國，胡爲少年軍閥中風而發狂。自古立國有疆界，未聞以小凌大其國。迺得昌，至今上下不言只敢怒，君臣相顧方徬徨。少壯貔貅皆得意，老弱溝壑誰爲殃。爾國豈少革命之健者，沉機觀變劍戟藏。冥途摘埴不內顧，滔天奇禍渾相忘。萬年一系誇帝統，詎知天命原無常。蘆溝滬海又首禍，得寸進尺益陸梁。相親本若依脣齒，兄弟何自長鬩牆。我昔告爾曲直主客是非利害諸大義，心血萬斛發爲仁至義盡之文章。同洲同種同文應互助，竟昧語重忘心長。中華民族今奮起，弄潮拔浪

除不祥。申江河朔時聚殲，青年多少爲國殤。積尸流血腥中土，鯨鯢
京觀堆北邙。師出無名但爲寇，何事西渡甘將險阻嘗。蒼生孤注供一
擲，人亡產破舉國皆皇皇。武士道今在何處？大和魂亦塗瘡瘡。男兒
有此好肝腦，試問果爲伊誰作虎俵？鷓蚌相持燃豆萁，壁上觀者早已
笑其旁。暴虎憑河死無悔，何如有勇而知方。屠刀放下立成佛，補牢
未晚懲亡羊。班師勒馬歸爾國，育妻養子安爾農工商。淺草之原勞可
憩，櫻花美景樂未央。天朝恢恢有大度，爾旣悔禍何心予及汝偕亡。
不然爾不見爾國徵兵出國僑民回國日，扶老攜幼淚萬行。爾不聞苻堅
金亮下江南，俄帝德皇勤遠略，窮途末路無異於自戕。

飛行遣興

陳樹人

快意今朝忽十分，慚無健筆李將軍。一機真箇輕於葉，衝破巫山萬疊

雲。

次韻酬梅谷懽迎蒞渝

不恨飄然劫外身，干戈阻絕老江濱（杜句）。平戎只愧無長策，入蜀惟堪作畫人。極喜山川真藹藹，卽看民物亦振振。羨君子役兼萬里，正對峨眉峯月一輪。

南溫泉卽事

黃右昌

花灘溪裏緩舟行，旋轉乾坤一櫂輕。百道飛泉來虎嘯，雙懸瀑布作龍鳴。路多岌業山乘榻，雨澈連宵晝放晴。更喜青年能尙武，臥嘗先見學生營。

長沙初雪寄吳瞿安梅湘潭

姚鶴雛

閱世羣龍戰，流人倦鳥飛。新年殘夜雪，惻惻上征衣。鐵甲知寒重，

軍衾尙夢歸。東征新壁壘，好爲合長圍。

嫋嫋湘流外，居君橘柚園。烏絲填曲罷，白髮引盃看。同輩凋殘甚，高歌去住難。愁腸當莫景，賴有酒相寬。

關學篇呈右任先生

錢智修

關學開派始橫渠，西銘訂頑言藹如。民吾同胞物吾與，仁體恢恢周六
虛。九百年間道絕續，誰其作者三原乎。牧羊不亡歧路衢，力貧執經
還荷鉏。清政濁亂四海沸，哀時有作哂笑俱。秋荼文網幸得脫，絳幃
受業依丹徒。中山先生羣言郢，三民主義公前驅。神州堂堂建大鼓，
直以須彌作鼓桴。爲民喉舌民呼吁，民有與立公持扶。辛亥之功非倖
致，金陵華路初翦除。惜哉止戈太早計，神奸竊鼎負之趨。義兒牙將
半天下，靖國一軍獨揭橐。頓兵荒壤足艱苦，習禮綿蕞仍勤劬。中原

板蕩民生瘠，公力已殫心有餘。足繭流沙遍西域，觀政更赴俄之都。
援師幸得弘農力，圍城卒解西安屠。長揖釋兵功不居，海堦造士開精
廬。至今從遊二三子，藥籠儲時皆璠璣。中山革命中道殂，末命諄諄
敢忽諸。武嶺蔣公能繼志，提師北伐如摧枯。寧漢紛拏小執著，調停
心苦詣更孤。一統開基求治始，五權建國訓政初。公以剛稜長監察，
手執白簡懲貪汚。害民未必蠅遜虎，除惡甯分豺與狐。中流失船千金
壺，側席求賢常輟舖。一材一藝有足錄，立擢寒峻登華臚。平生恩怨
尤恢疎，論交意氣傾江湖。太清不受微雲滓，大海能容衆派殊。盱衡
西北據遠謨，農林一校闢萊蕪。黍稷秬稻足民食，杞梓楸楠皆國儲。
作吏辦事猶詩書，公退恂恂如老儒。雅譚便坐兀相向，如飮醇醴飲醪
酬。書名餘事非浪沾，魏齊石碣專十車。能自雄姿出英秀，下視趙李

真臺輿。晚喜南宗張草聖，手定標準親鈎摹。省時利用在易簡，雕篆胡云非壯夫。論詩亦自入聖域，遠追甫白陵韓蘇。長篇放筆爲直幹，不作蒼蠅蚓竅嚙。孟光儉德由刑于，詩譜獨傳曹大姑。平津衣被皆布帛，郇公廚傳惟瓜蒞。有子昂昂千里駒，乘槎去探驪龍珠。元方季方有家法，春華秋實詎貢訣。文章勳業兩何有，憂國攢眉終未舒。尙論古人思衛霍，不營居宅爲匈奴。民族革命方半途，中原忽又走羆獅。括糠及米曾何饜，率獸食人伊可獻。長期抗戰決中樞，蔣公唱于公唱喁。神京嗟已淪荆棘，武漢庶幾收桑榆。六旬弧且不張宴，知公爲國心悲慄。余謂公心且弗慄，中華國命今無虞。蔣公至誠感金石，公亦忠貞堅莫渝。精誠團結固甲冑，民衆敵愾銛昆吾。台莊之捷但嚙矢，最後勝利操券符。已迫島夷近墟墓，會收赤縣復完區。他年七秩慶功

醮，凌煙畫象雄髯鬚。鰕生不材迂且愚，猶能題記香山圖。

烏尤寺

鄧家彥

修竹千竿匝地陰，疎鐘慵日梵香沈。靜看白鷺聯拳立，直上烏尤緩步吟。二水舟橫判涇渭（涑水及青衣水），三峨煙鎖感焦金。舍人爾雅臺仍舊，刺史詩才頌至今。

宿萬行莊

檻外溪聲送雨聲，萬千松竹碧於瀛。禪房處處驚秋早，一洗平羌毒熱清。

漢中春感

張昭麟

漢上春深感寂寥，不吟何以永今朝。憂時心思憑誰見？大漢聲威我欲昭。博望武鄉與世遠，鷄頭龍背極天高。撫髀坐嘆尋常事，不惜此身

惜寶刀。

白骨擎天戰血腥，側身日夜望收京。必亡何止楚三戶，未下終多齊二城。虎奮龍驤挺勁旅，迴黃轉綠看中興。全民解放憑茲戰，莫挽天河洗甲兵。

七月十四夜輪次巫山作

陳毓辛

插天十二屏，一屏一鱗爪。真面安能詳，見影亦都好。素娥恰靚妝，揚妍秋宇表。雙崖挾藏之，朗若珠在抱。萬有無遁形，睇及尖毫小，懸心冰鑑前，遇物滋澈了。還我舊神明，棹歌遲風曉。不飲朱公泉，已自溷熱惱（邑有井甘冽宜飲俗呼爲朱公泉）。

諸將五首次工部元韻（并序）

劉冰研

少陵諸將，蓋繼秋興而發。縱橫慷慨，悲壯淋漓。忠憤之氣，溢于墨楮。旅况

無聊，再次元韻，續和五章，非敢妄擬古人，不過如斷峽猿啼，寒柯蠅語，自爲詠歎而已。嗚呼，天下滔滔，但不知同茲感喟，有幾人哉！

踏碎樓蘭十萬山，元戎先入玉門關。寒砧夜月龍沙外，畫角秋風雁蕩間。胡馬驕嘶邊草白，杜鵑啼破夕陽殷。直須折斷匈奴臂，天遣雄師困伯顏。

將軍早築受降城，直拔盧龍樹漢旌。瀚海未消回鶻隊，沙河先潰白狼兵。籌邊莫恃關中險，破虜難聞塞外清。安得燕雲重攬轡，黃金合鑄李西平。

李陵臺畔盡烟烽，誰遣秦師返晉重。崤谷早知三帥縛，函關徒恃一丸封。全民義憤諸軍壯，百戰精儲舉國供。天下爲公須記取，佇看霸蹟抵勞農。

伏波銅柱姓名標，叱咤風雲虜氣消。絕塞呼鷹人有幾，郵亭射虎客何寥？夢中早兆同槽馬，死後虛榮七葉貂。淝水兒曹先破敵，圍棋一著勝南朝。

蕭蕭白雁渡江來，滿眼紅兜事可哀。貫甲齊驅飛虎塞，投鞭爭取障鷹臺。愁看洛浦花三月，笑進長星酒一杯。兩表出師泣天地，安危從此仗雄才。

讀文文山年譜

楊叔明

八年萬死事誰知，辛苦殘生爲底遲？中歲幾曾憐鬢髮，天涯到處建旌旗。豈惟義士餘千載，應認胡笳比漸離。滿眼蒼生望蘇息，遺民何足預安危！

痛哭西臺事已非，書生救國願終違。編年詩草留身外，擊石天風挾淚

歸。阿刺黃鐘驚北騎，楚歌赤鳥空南飛。千秋何限興亡事，總付青山怨夕暉。

終隱文山自古今，借書沽酒道情深。可憐羣豎皆儒服，始信神州定陸沉。土氣蒸漚餘勁骨，風簷浩蕩發長吟。人間瑣瑣論忠孝，誰解乾坤擔荷心！

我亦幽燕感舊遊，死生譚笑閉層樓。移司竊幸鄰柴市，推鞠何緣比國愁。魂夢尙能依老母，汗青自視等浮漚。卽今破碎山河日，掩卷蒼茫涕泗流。

贈公武

雪嶺巖辭起巴顏，金沙雅礫相糾攀。趙侯開邊二十載，欲以文物陶荒頑。我昔海嶽騁遊迹，來對羣峯天地窄。江山文字太蕭條，兩載邊關

數晨夕。時攜短杖出幽林，更愛叢巖草樹深。春雲野水有真趣，往往獨坐成孤吟。許公頗願本夙將，百戰名成神益王。偶偕旌旆降西陲，草木拈來皆絕唱。示我新詩金玉音，一丘一壑總關心。騷壇傳誦驚健筆，頓令空谷羅璆琳。憂國思親百感集，語重心長歌當泣。不夢周公夢武侯，中原北望烽煙急。自從帷幕參贊襄，政教得失常徬徨。願藉手筆寫民隱，大東繇蠻相匡將。本意追隨親襲屐，驚駭自惜隨羈鞵。請儲新酒三十缸，待誦長征百千什。

授參和盧前

李仙棧

人才金玉別剛柔，萬派支分已合流。不謂苔岑原異契，最難風雨又同舟。妄思愚者抒千慮，欲爲蒼生解百憂。今日莫揮閒涕淚，與君戮力復神州！

漢上作

滔滔江漢日東流，寸寸山河入夢愁。烽火正驚傳嶺徼，寇氛聞已蔽江州。元戎鬢白憂家國，子弟心丹赴世仇。前事未忘仍可念，書生休笑范長頭。

戊寅秋興八首

用村工部秋興原韻

曾昭承

霜緊風淒撼樹林，蜀山無語氣森森。際天烽火連吳楚，匝地旌旗接漠陰。歧路倉皇揮別淚，異鄉寥落剩歸心。芙蓉江上驚秋早，惟悴閨人憶藁砧。

悵悵西風燕子斜，偶臨流水感年華。憂時易見繁霜鬢，遁世難逢貫月槎。漁曲江鄉思楚澤，軍歌塞上咽胡笳。劫餘賸有殘廬在，深鎖籬門任落花。

風潭百頃映霞暉，碧葉田田倒影微。爭豔芙蓉低欲舞，忘機鷗鷺倦還飛。隄邊垂柳春常住，湖上扁舟願總違。六代江山興廢感，橫行又值蟹初肥。

小閣江天說勝棋，兩朝舊事有餘悲。元戎籌策開明社，儒將勤王翊盛時。宗廟已成狐兔窟，名都更見虎狼馳。柳烟澹宕湖雲薄，鼙鼓聲聲繫我思。

孝陵孫墓傍鍾山，遙睇秦淮隱約間。野戍角聲風入殿，寒林塔影月臨關。休看明鏡傷華髮，且近金尊慰笑顏。疏雨梧桐秋露冷，翻憐翁仲日趨班。

曾住瓜洲古渡頭，江潮遙接石城秋。淡妝濃抹疑西子，雨笠煙簑憶莫愁。風動蒹葭驚宿雁，月明蘆荻穩沙鷗。平生不作歸田夢，浩劫紅羊

半九州。

長江天塹易爲功，固守重關百戰中。蒙甲雷車金作雨，乘濤鐵艦火嘶風。行行雁陣遮雲黑，片片熊旗染血紅。寶劍寒霜髀肉感，涼颼入幕起衰翁。

巴山兀突水逶迤，暝色蒼茫到錦陂。秋老後凋零露草，菊殘誰惜傲霜枝。賡歌漏永星河動，簪筆郎潛歲月移。飄泊西南憐飯顆，敢同詩史汗青垂！

論詩

林庚白

論詩不我宗，詩亡在旦夕。古人善爲詩，非但拘一格。作者同其人，意境有什伯。矧乃今異古，人事窮變革。空前成茲世，矛盾供刻劃。古人之所有，今人盡已獲。今人之所有，古人不可待。意境到情辭，

一一換顏色。豈徒物非古，雜出千智識。古亦一仁義，今亦一道德。閉關古中華，互市今萬國。墨守一家言，於古已耳食。今情作古語，虛僞氣無力。淺者况空疎，古籍紛作賊。又不解經史，諸子亦莫識。勤取古詩詞，句摹而字勒。譬彼黃口兒，背書或寫默。門戶傍老輩，標榜號法則。嗚呼邦之恥，安得濁流塞！

亂離 二十六年十二月時在南嶽臨時大學文學院

吳宓

亂離流轉未成詩，憂世祈天復自危。一意無營（顧亭林云，處患難之時最宜無所經營圖謀）逐日度，隨緣可住共羣移。藜牀餽粥今知貴，聖理嘉言莫更疑。戮力神州千萬輩，名心已盡道心癡。

大劫 二十六年十二月時在南嶽同上

綺夢空時大劫臨，西遷南渡共浮沈。魂依京闕煙塵黯，愁對瀟湘霧雨

深。入郢焚麋（顧亭林詩「楚人已焚麋，庶幾歆舊祀。」用左傳）仍苦戰，碎甌
焦土費籌吟。惟祈更始全邦命，萬衆安危在帝心。

夜抵渝州 民國二十六年冬

蕭公權

纔向荊州又益州，長江萬里眼前收。不辭迂闊終窮死，却藉流亡遂漫
遊。巫峽峯巒雲外影，巴山燈火雨中樓。廿年舊跡猶堪認，且駐征輪
爲小留。

從軍行

金侶琴

覆巢之下無完卵，爭取自由死莫悲。從古英雄多節義，偷生不是好男
兒。

雄師百萬氣如雲，揚子江頭夜紮營。民族存亡此一戰，拚將血肉作長
城！

戰士榮歸喜欲狂，凱歌奏罷奏催妝。一村姊妹都稱羨，除却軍人莫嫁郎。

儂家夫壻最超羣，日日騰拏萬里雲；小隊三三大隊九，郎君管領是空軍。

遜斯抵漢余已來淪進退失據詩以誡之

汝來殊突兀，悵悵欲何之！鶴寄原非易，蠖伸自有期。須知酣戰日，豈是漫游時。報國男兒事，雄飛先伏雌。

江 南

江南成瓦礫，大地走豺狐。國計嗟懸磬，人心擊唾壺。不惟拚血肉，亦自獻金珠。萬衆能艱苦，越王定沼吳！

遊黑水祠

何 魯

漢祠明將何紛紛，賸有野老傳遺聞。千年唐梅形佝僂，參天宋柏根盤
雲。我來喜見葭飛雪，伊人水涘曾何云。於今名地成消歇，潭清不覩
女湔裙。幸有玉骨沈潭底，光射天琴耀星文。恨生不逢唐虞世，感時
撫事心如焚。又恨手無縛雞力，不許書劍學從軍。聊與朋儕恣遊衍，
五老峯頭日易曛。

青城天師洞

曾到峨眉絕頂行，我來依舊拜青城。一花一木涵清趣，止鳥止泉起共
鳴。遠望雲峯相委屬，近挹巒嵒各爭衡。休言此是神仙窟，愴絕中原
正用兵。

玉牡丹

四月昆明花事闌，小園無主任人看。千紅萬紫都消歇，一朵含情玉牡

丹。

過安南

汪典存

溶溶一水暖流長，殘臘清郊正布秧。上國風華思往昔，五洲鐵血數興亡。檳榔嚼赤遺民淚，鳩舌啼寒南海霜。我亦天涯歸未得，况堪遙夜獨吟商。

滇越道中

亂峯奔蹕似翔龍，鑿軌穿岡曲曲通。祇許雷聲喧絕壑，應無雁迹渡荒濛。日斜巖谷羊羣下，煙盡村墟驛戍空。天險還憑人力守，忍看胡騎滿居庸。

奉寄右任院長

朱羲肖

三千萬里圍蹂仇，四百兆民公與憂。人信仲淹甘後樂，邦尊黃耆拄中

流漢師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賜題哀逝洛陽紙，蒿日寂容漢水秋（莊子今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顛面正朝于定國，懸心天地再興周。

壁山抒悶

劉漢

渝州濃霧壁山烟，著我鄉間亦適然（壁中鍾校長爲寃宅於鄉）。閱世此身如客燕，忘機隨處聽鳴蟬。風塵故國驚搖落，寂寞天涯祇自憐。鬼國長期勞撻伐，避胡猶似建炎年。

山水川中多特奇，好吟微意幾人知。眼明視虱如輪大，心定彈丸脫手時（定智生時行所無事）。一著錯成安劫子，滿腔熱抱起殘棋。兩京明日應收復，結伴還鄉細詠詩！

感時同澄宇集陸放翁句

陳家慶

無賴年光逐水流，還鄉不減旅人愁。揮毫留得江山助，萬里烽煙入綺

樓。

却爲興亡一愴情，高城刁斗自分明。斜陽徙倚空長嘆，惆悵無人說太平。

戍火胡塵到兩京，後人誰繼李西平？未應湖海無豪士，空向除書見姓名。

盛事何由觀北伐，新亭對泣亦無人。山河未復胡塵暗，徙倚長歌一愴神。

羽檄聯翩晝夜馳，關中父老望王師。一樽共講平戎策，正是深山夜雪時。

早歲那知世事艱，年來觸處動憂端。江湖舟楫終安往，飽見人間行路難。

讀放翁劍門詩

細雨騎驢客，秋風入劍門。百年傷遠役，萬里滯羈魂。短鬢餘霜影，征衫半酒痕，詞源三峽水，佳詠滿乾坤。

論詩

虞愚

或云詩小道，壯夫不屑爲。我獨謂不然，深情實寄之。言近者旨遠，事顯者意微。雖一漁樵歌，可以滌塵思。雖一禪偈語，是爲悟道資。大風表慷慨，喜起頌雍熙。勞人洩憤懣，少婦傷別離。忽焉而危險，昏黑臨深池。忽焉而莊嚴，璀璨肅牟尼。忽焉而超邁，飄蕩五雲旗。忽焉而靜默，鷗夢相與期。或幻爲海市，或化爲雲螭。瀟灑等逸士，穠豔逾麗姬。其光爲珠玉，其氣爲蘭芝。回甘味諫果，爽口啖哀梨。雷霆發聾聵，冰雪沁心脾。神思偶不遂，撚斷幾吟髭。七情受陶冶，

萬類供磨治。大哉詩之道，造化相追隨！元白貴通易，老嫗爲解頤。
盧馬尙險怪，神鬼莫能窺。天才與人力，各本性所宜。所以騷壇主，
萬古不相師！

新軍行

江絮生

晨興趨府晚食告歸沿途見新卒銜枚連朝湧塞高歌易水感切心脾誠不知喜淚之何從
也

朝出通遠門，暮還大樑子。悲忻習所見，部伍肅坊市。鐵肩荷槍彈，
怒馬伸腰脊。雄旗天日姿，尊此貔貅士！誰非天所慈？農村佳子弟。
耕耘有恆業，力作庇寒餒。失業與長貧，賴汝飢不死。功多不自知，
寇深還界倚！「執戈衛社稷」，精義遺諸野。軍帖到鄉村，呼噪羣釋
耒。入營歡應募，操練無暇晷。雨霜冰兩肩，日炙額緋紫。國家訓育

恩，一朝成勁旅！頭上何所戴？圓笠護晴雨。足下何所登？超山躡繩履。身外何簡陋？腹中懷利器！槍刀有竄敗，不敗在心志！悲憤入騰踔，忠義激肝髓。終當迎汝歸，凱歌聳萬耳！

夜雨

盧前

可憶東城履滿街，舊時門巷長青苔。秋宵爲食龍池鱖，曾有詩人踏雨來。

一種瀟瀟入夜深，江南江北兩沈吟。分明今夜巴山雨，滴碎燈前萬里心！

詞錄

減字木蘭花

武漢飛渝機中回望

于右任

極天芳草，珍重王孫行遠道。如此江山，留戀詞人往復還。
何許？畢竟尋思無著處。回首茫茫，江北江南幾戰場！
詩情

雨霖鈴

題梁鼎銘兄戰畫三幀流亡圖

唐圭璋

風狂雨急，向前途去，不辨南北。鄉關極目何處？但迷霧裏，千山遙隔。負老懷嬰，渾不管衣履都溼。只念念白骨誰收？廬舍成灰火猶熾。
茫茫四野天如漆。問無村一飯何能覓？荒蘆敗葦深夜，凝淚眼幾星燐匿。忍死須臾，佇望三軍，掃蕩腥迹。會有日萬井騰歡，相

件還京邑。

八聲甘州 血刃圖

對新圖一片血淋漓，悲憤結心頭。痛玉顏污損，仰天仆地，堆疊成邱。更有嬰兒索母，啼哭不能休。慘絕人間世，魂魄悠悠。萬惡猙獰面目，逞森寒利刃，日黯雲愁。想中原人人髮指，誓從戎掣電定神州。千騎盛，擁霓旌處，翦盡凶讎。

淒涼犯 火鞭圖

萬家避地，如驚雁，彌天劫火無託。倉皇四竄，平林古壘，天涯海角。妖氛更惡，度雲隙，機聲隱作。漸盤旋紛紛擲彈，裂地震山岳。鐵片飛騰處，斷臂牽枝，殘軀填壑。紅顏白髮，但模糊，碧血凝着。一縷游魂，應重返承平畫閣。復深仇，待滌醜虜，試刃鏢。

高陽臺

林庚白

讀吳文英詞有「能幾花前，頤老相如」，及「傷春不在高樓上，在燈邊倚枕，雨外薰爐」之句，此殆夢窗之所以爲夢窗也，因反其意，成此解。

嘆老嗟卑，愁紅怨綠，憐渠意淺詞深。七寶樓臺，妝成只付愁吟。人前學舌多鸚鵡，是舊時南渡聲音。幾興亡，彈破琵琶，尙有瑤琴。傷春不在燈盞畔，在樓頭遠翠，樓外輕陰。綠遍天涯，教人盪盡春心。垂楊便有千千縷，奈柔條不管棲禽。倚危闌，收拾東風，梅子成林。

滿江紅 南橋懷古用平韻

何魯

水打椿頭，永捲去千頃怒濤。自神禹導江而後，此獨功高。三鑿離堆民利賴，兩言淺堰底深淘。問古今中外有何人？同聖勞。承堂

構，子亦豪。討虎豹，伏龍蛟。駕青虯赤鳳，雲外飄飄。李廣不侯由數定，巍然王貌鎮江湖。又幾番指點秦時月，圓復消。

石州慢

戊寅秋日流轉蜀中念遠憂時漫成此解

繆鉞

遠翠橫巒，薄霧掩林，彌望蕭屑。娟娟秋蕙當門，莫便西風先折。殘陽斂照，忍看破碎江山，瀉愁不盡濤聲咽。呼喚怕登臨，有花開如血。淒絕。芳情溥露，嘉會驚飈，頓嗟輕別。玉管新詞，幾度花陰吹徹。而今飄泊。夜夜聽雨巴山，何時重向燈前說？却恐再相逢，異當年明月！

青玉案

施紹文

太原上海於十一月十一日同時淪陷定傾扶危統兵將校責無旁貸詞以勸之

幽燕忍使長淒切。問恥恨何時雪？殘敵侵吞無日歇。既淪綏察，又攻

江浙，半壁河山缺。勸君莫再分秦越，國破家亡種隨絕。無限頭
顱無量血。氣雄河嶽，志堅鋼鐵，會把兇氛滅。

奪錦標 勸從軍

戰火連天，悲聲動地，悵望河山改色。鐵騎長驅直入。鞭撻東南，毒
逋西北。嘆泱泱大度，重禮讓，和平誤國。數千年，偃武修文，積弱
匪伊朝夕。奮起從戎投筆。戰死沙場，榮譽無殊今昔。記取英雄
前事，定遠聲威，繼光功績。任艱難困苦，只堅信，哀軍氣直。忍犧
牲。鐵血相爭，勝利終能期必。

百字令 游南山寄感

趙文炳

亂峯重數，鎮憑高念遠，自成商略。忍盡流亡多少淚，江水層層鳴
咽，蜀道香飄，吳江楓冷，天地秋相接。無邊涼意，中原酣戰時節。

一例創造艱難，河山寸寸，揮灑英雄血，生聚十年須省記，舊事興亡若揭。風動旌旗，雲封關塞，胡馬隨塵滅。運開新紀，衣冠環拱京闕。

滿江紅 滅倭寇

何雪梅

九世深仇，恨暴日侵凌未歇。掀得起衝天殺氣，心潮狂熱。車馬蕭蕭笳鼓動，從戎慷慨沙場闊。把倭奴掃蕩一精光，慰先烈。如海恥，齊來雪。潑天寇，一時滅。看神州大地，新興立國。從此蠻夷都重視，中華男子肝腸鐵。要歸還吾土更何難，憑吾血！

鷓鴣天 渝州謁飲虹師賦呈

朱轡

曾記當年返故園，西江社裏論時賢。蘇辛早有中興句，關馬猶傳燕子篇！詩勁健，曲纏綿。文章事業豈徒然！謳歌都道龍鍾叟，誰識

吾師尙少年。

鷓鴣天 由宜昌西上舟中賦

舴艋輪舟溫若湯，人間地獄此中嘗！看來山嶽心猶壯，話到流離語可傷！
聞戰伐，斷愁腸，和番終古愧王嬙（舟過秣歸因憶明妃故事）。
於今巾幗多奇俠，慷慨揮戈聶隱娘。

減字木蘭花 弔抗戰殉國諸將士

壯心猶在，慷慨捐軀烽火外。掃盡頑倭，畢竟沙場俠骨多！
憑弔，咤叱風雲都變色。遙想磨旌，檠戟曾當百萬兵。
我來

浪淘沙 戊寅雜感

何處望京華？烟淡雲遮，陵園依舊戰旗斜！畫舫秦淮歌舞地，風月都嗟！
白骨委塵沙，戰鼓頻搗，可憐血濺自由花！何日能擒三島寇？掃盡龍蛇。

書史貫一

盧前

初蘆溝橋變作，冀南各縣民衆制挺起以協助國軍，是爲游擊隊之始。以寡禦衆，收牽掣功，而我游擊戰術遂聞名世界。史貫一者，實首其事。初集燕趙間千餘健兒於邢台，曰：民衆抗敵特務團，貫一自爲之長。不二月，攜械來歸者四五千人，時敵炸我堯山，迫無極趙縣，貫一率諸健兒戰且行，繞道內邱，出太行山至新鄉，合河南之衆，重編部曲，號豫北游擊第一縱隊。樞府既畫分戰區，從制改編爲第一區獨立第二游擊支隊。貫一任副司令，司令則河北張蠶臣。編制定，退駐輝林，教練日益勤；已而選精壯二千，貫一親統之，進武陟安涉磁縣安陽，側擊敵背。敵大恐懼，不敢前。第一戰區程司令長官頌雲，特電嘉獎。貫一治兵，有古名將之風。日伏山中，甘苦與士卒共，戰必以身先，故從者千萬，而一心相終始也。既調焦作，復受任第一戰區司令部諮議。赴河北滑縣道口，閱光復軍暨各游擊部隊，敵方圖攻平漢線正面，已毀黃河鐵橋，貫一從汜水北上，潛入敵後面，點檢如命。在武安磁縣鼓城賈壁召諸游擊隊指揮示機宜，畢。將復命，歸次湯陰，幾落敵手；脫而走，行至汜水孤柏嘴渡口，敵機來襲，不及避，乃中彈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也。貫一河北省定興縣人，北平郁文大學畢業。年才三十有三。舊史官裔盧前曰：寇患日深矣！捍衛國家，豈獨軍人責歟？貫一初以文士，建功乃如此。使國之軍人文士，盡如貫一，彼倭寇何足患焉！吾不哀貫一死，哀貫一之少也。噫！

曲 錄

季鸞弟癸丑十月十一日在北京出獄二十五年紀念 時同在漢口

于右任

【雙調折桂令】危哉季子當年。灑淚桃源，不避艱難。恬淡文人，窮光記者，嘔出心肝。弔民立餘香馥郁，說袁家黑獄辛酸。到於今大戰方酣。大筆增援。廿五週同君在此，紀念今天，慶祝明天。

（注）當時季鸞主持北京民立報，因宋案持正不阿，權奸脅誘，不爲所動。及贛皖兵起，遂捕下軍政執法處，羈押三月。及釋，北方天已寒，例給入獄時所著之紗大褂以出。

報 國

會通一

【黃鐘入月圓】西風吹落新亭淚，莽莽陣雲寒。神州萬里，胡塵滿目，虎豹當關。沙場百戰，匈奴未滅，誓不生還。男兒報國，拚將赤血，灑遍河山。

秦淮泛舟同纓衡小魯時伯臧新自宜城來 二十二年作

冒茨齋

【越調寨兒令】你莫哀，且開懷，江山友朋風月偕。酒罷燈纔，茶灶安排。好幾年冷落了秦淮。這壁廂是江總遺宅，那壁廂是顧瑱長街。庾蘭成頭盡白，劉夢得又重來。唉楊柳也舊樓臺。

十月十一夜

盧前

【雙調得勝令】爆竹耳邊聽，報紙眼中明。德安昨夜捷，渝州火炬行。齊聲，唱的是義勇軍前進。長城，新築全憑血肉成。

募寒衣慰勞信

【商調梧葉兒】單綿襖，一封書，寄到戰場無？秋風裏，爭執爰，作前驅。可忘了他們痛苦？

酒家寫真

【南呂閱金經】戴一頂圈圈帽，裝一盤棒棒雞，赤脚人穿大褂衣，杯，茅苔味，灌滿肚兒皮。

書空軍四烈士

盧前

空軍四烈士者，曰：陳懷民，張效賢，楊慎賢，孫金鑑。

陳懷民，江蘇丹徒人，子祥先生次子，年十七，走笕橋，應試中央航空學校，錄爲第五期驅逐科學生。二十五年畢業，編爲空軍第四大隊隊員。軍興以來，與倭空軍木更津隊先後百數十戰，無不捷，雖一再

受創於高旺商丘，亦不少餒。而木更津隊殲以盡焉。今年四月二十九日，倭復舉佐世保隊犯我武漢，懷民起御所乘，以一當十。倭有高橋憲一者，最驍勇，懷出民不意與相搏擊，兩機並落，同盡矣！其地則青山之原，世謚之曰「肉彈」。

與懷民同畢業於航空學校第五期者，有張效賢。安徽合肥三河鎮人。幼失怙恃，鞠於其戚門致中家，致中撫育之成人。在覓橋時，與懷民友善。既出任航空大隊分隊長，益以忠誠爲長官愛重。五月三十一日，與倭空軍戰方酣，機有損；效賢力護之，不欲以傘自降落，卒不支而墮鳳凰山中，身與機焚，同輩傷之！年長於懷民三歲，纔二十有六。

其以特技著稱者，則廣東梅縣楊慎賢。亦分隊長。先懷民效賢一期畢業航空學校業。四月初，破敵津浦線上，既歸駐馬店機場，將下，見場上揚旗示禁止；疑有變故，亟轉機去，機壞墮地，死！慎賢夙善戰，竟未死於戰。惜哉！

後慎賢二期、懷民效賢一期畢業航空學校者，曰孫金鑑。爲山東人。在第六期同學中成績列第三。四月十日，自津浦線戰歸，次商丘，遇倭機；懷民負傷，而金鑑從傘下，中七彈以殞！金鑑美丰姿如懷民，喜音樂。年二十四，少於慎賢者三歲。

盧前曰：前在漢口，子祥先生具懷民狀來乞志墓之文，曰：「懷民死，吾安得而不悲！然所悲不在其死，在未能爲祖國爭最後勝利而惜其死之早耳！」時我空軍有東征之役，恨懷民之不及與也！自是先生與前相往還，一日，又爲言張楊孫三君死事，有併葬青山議。前既爲懷民碑銘，復合書「四烈士」，俾他日修國史者採焉。

新體詩錄

桂與稻

呂 庠

桂花有着迷人的香味
金黃的色澤
更炫耀着秋天矜持的笑
對於江邊躑躅的異鄉人
迷人的色與香
只 然逗起了故園的懷想
在江南秀麗的平原上
稻色隨着桂花變成金黃

更可貴的還有那淳樸的芳香
可是往年刈稻的手去遠了
夕陽撫着千里田野
田野已成了敵人的牧馬場
仇恨跟馬蹄印上土地
總有一天他會陷進泥沼
黃帝子孫不是生成的奴隸

殲倭英雄王長年

戚維翰

相傳明代末年間，倭寇侵華成大患，
放火可人玩藝兒，姦淫擄掠家常殺。
飯嘆中華大海沿，北自山東南福建，
家家鷄犬盡罹殃，處處人民都遭難！
獨幸天意佑中華，產生不少英雄漢，
大家同力又同心，奮戈猛把倭虜趕。
如今別處且休提，單表福州事一件：
州中有個英雄漢，名字而今已不傳，
一向幫人撐海舶，人人喚做王長年。
時當日暖春三月，雲淡風輕近午天，
佳節清明桃李笑，踏靑仕女正翩跹。
忽驚海上喧聲起，遠遠飄來十幾帆，
未經泊岸先鳴砲，威嚇村民早自竄。
羣倭登岸肆無忌，貨物金銀任意搬。
焚燒殺掠逞威後，更俘婦人一大船。

斯時者位英靈漢，正爾撐船過嶺邊，
眼看小鬼橫行態，心裏宛如烈火煎。
當時立下心頭願，要救婦人出險關。
告辭船上諸同伴，冒死投倭充「漢奸」。
賊首看他人老實，又能諂笑脅雙肩，
吩咐囑囉留他做，婦女船中水手員。
倭艦行來小島旁，金紅帆頂染斜陽，
斜陽落盡黃昏上，度夜遼曠嶼島一方。
爲慶此行婦滿載，備齊美酒婦人釐；
擬俟飲酣興烈候，再將婦女當羔羊。
可憐多少無辜者，束手置身大殺場，
目睹屠刀光似雪，行將刺進各心腔；
個個低頭無計是，智中偷淚濕衣裳！
長年眼見時機至，卽向婦人土語言：

「諸君如欲生歸去，烈烈轟轟幹一番；若能依我安排做，今晚回家也不難。」羣婦聞言心驚喜，彷彿天上救星墜，指揮願聽王長年，一致點頭無異議。長年方定殲倭計，艙裏已燃慶祝光。杯響拳聲震四海，羣虜肆飲態如狂。婦人各獻殷勤貌，倩笑溫言共侑觴。筵間鬧到更闌後，醉鬼心靈早已喪；頹然倒在酒筵側，腦暈眼花失主張。絕似一羣瘟豬仔，狼藉欄中臥縱橫。長年一聲喊「下手」！婦人聽令如風驟，同向倭身拔劍刀，光芒閃閃射牛斗。揮刀洩恨咬牙根，殺戮羣虜如斬狗。鮮血淋漓濺滿身，穢腥撲鼻不知臭！羣倭已盡氣猶喘，勝利人人露笑顏；明月如燈照大海，洋洋高唱凱歌旋！

行行方過十餘里，陡聽遠處喧聲起，婦人聞警急回頭，片帆隱約來雲際；緣何前進捷如飛，應是他倭追艦至。頓時驚怖滿艙中，相對倉皇失措置！長年放舵進船艙，意態從容若無事，怡然含笑慰衆心：「奉勸諸君休駭異！倭來人少我人多，將他殲滅原容易。」羣婦聞言心胆壯，紛紛準備迎頭擊。俄頃追艦漸來到，咆哮聲喧震海濤；洶洶來勢如狼虎，欲把羣羊都捉牢。待得倭船捱近候，女軍揀起碗盤拋；斯須盤碗都拋盡，更擲艙中劍與刀。殺聲怒吼如雷震，刀影橫飛似雪飄！隔船苦戰幾回合，羣虜傷多氣已撓；自知衆寡殊難敵，回艦狼狽向後逃。殺聲漸靜定心情，瀛海無風鏡樣平；

奏凱歌中歸故里，溶溶月色正三更！

長年遣婦各還家，
誰知官吏心腸狠，
鎖枷解送上司去，
功臣無辜竟蒙災，
又值長年身倭小，
况彼原係一士著，
縱然有口若懸河，
幸喜阜天不負人，
斬取倭頭去報衙。
欲冒功名反誣他；
道是遣倭被活拿。
真是禍從天上來！
令人真偽費疑猜。
不明異地人言語，
也是無從分辯處。
判官巧遇一鄉親；

長年訴罷冤情白，
杯中物證知何是？
誰料長年早有備，
判官啓視倭頭嘴，
眼前證據已如鐵，
上司對此極心歡，
更欲加封一要職，
長年不受金錢賜，
兩袖清風回海舶，
更取杯中物證明。
剪下舌尖幾十條；
可憐貪吏計徒勞！
果見舌尖都剪平，
遂把奸徒正典刑。
賞賜英雄十萬錢；
命他鎮守海邊沿。
更謝上司官職封，
依然度日做帮工。

抗敵正氣歌（續）

陳光堯

在理夷豎本該有良心，
盡臣子之責以報冊封，
又誰知他乃梟獍成性，
毒噬父母之邦而稱雄。
這不算是人類之蟲賊，
乃害物中的微菌蒼蠅，
人類有了牠是個恥辱，
世界有牠便不能安甯。
我們不存心欺壓敵人，
却必須予盜賊以創懲，
他們受過了教訓之後，
便知世間也還有法令。
現在是夷族蹂躪我們，
但早晚總有機會相逢，
我們拿起神杵打孽畜，
他們自然的會現原形。

受傷是我們個人勝利，
戰死是我們全家令名，
只要敵人對等的傷亡，
一直到了他整個潰崩。
婦女們爲國難守了寡，
這不是不幸而是光榮，
陣亡紀念碑豎在道旁，
大家誰不覺堂廈崢嶸？
現在中國雖是風次的，
遭受敵機殘暴的炸轟，
但早晚我們也有一日，
將富士山擊成了坦平。
敵人在近六十年以來，
佔我土地又屠我市城，
侵我主權又劫我財物，
盡是野蠻強盜之所行。

我們有錢的變爲貧窮，
快樂人家也成了難民，
導演這一切的慘劇者，
莫非牛頭馬面之獸兵。
從前我們對敵人忍讓，
乃以德感化望其悟醒，
但彼羣小竟不識抬舉，
變本加厲的侵我不停。
夷敵得一寸便望十尺，
其心只願專欲以求成，
那裏曉得衆怒之難犯，
自己也會飲泣而吞聲。
今年二月十八日前後，
我還在淮南前線從征，
聽說那天敵機襲漢者，
有卅八架入我之上空。

當時我國空軍的憤火，
燒得個個人熱血沸騰，
轉眼間毀了敵機十二，
青草也多從此而腥紅。
四月二十九日的下午，
我自前線來漢口辦公，
落脚還不到一個對時，
便聽了四二九的警鐘。
這天來了敵機五十架，
有一半都是投彈蜻蜓，
但我們空軍更加勇敢，
足足打了廿一個敵鷹。
當日我們在武昌蛇山，
黃鶴樓前等候著倭蹤，
首先看見整隊的國機，
由高空向着四面飛升。

這樣分批的過了許多，在萬尺上也震耳欲聾，望國機的人不知多少，個個都燃着怒火上沖。小心者早已進了地洞，我們還在蛇山之中峯，不一刻敵機來了卅架，都在我們的頭頂正中。倭鬼未在我面前投彈，高射砲便已轟隆轟隆，有好幾架都起了白烟，一會兒又變成了火紅。這時敵機都如喪狗家，個個拚着淚乾而血凝，悽慘的在空中掙扎着，畫他們彌留時的長虹。再一會兒這發火敵機，紛紛落得如夜之流星，

在他們粉身碎骨各處，又是一陣的火烟騰空。那一日天氣本來很好，白雲朗朗更令人喜晴，一切我看的都很清楚，國機總在敵機之上風。事後調查我們共打了，倭國廿一架的鐵風箏，半爲轟炸半數是戰鬥，豈非空前絕後之大功。又一次是在五月廿日，我正在漢口江漢路中，忽聽得叫着號外號外，原是國軍的長征東瀛。在我們五一九的深夜，派出許多最好之鐵鷹，將士們燃着神胃之血，一直馳過了東海長空。

我機到了敵國的境內，處處警報已鳴鳴哀鳴，那木屐兒盡失了魂魄，寇酋們也都逃入地坑。但我軍並沒有帶炸彈，只有傳單做的猛雷霆，這就可以促敵人覺悟，尤足顯我大國之寬宏。敵寇屢次的炸我平民，至今不知有多少哀鴻，輕者傷殘重者則亡命，人見了莫不憂心忡忡。我們非無李可報投桃，乃是文明國家惜生靈，否則這傳單立可變做，萬噸炸彈毀汝之東京。到了五月卅一日下午，我還在武昌瑣事匆匆，

敵機又來了三四十架，却未得入市區之上空。這一次又打了倭寇的，一十四架優秀之飛機，我們從往事預料將來，毀敵機更易於撲蒼蠅。我們有了以上這四次，奮勇的大空戰和遠征，共打了敵機四十七架，未計者還有許多奇零。在各次武漢三鎮人民，莫不與高彩烈的歡騰，此種熱情上升到天際，眞能嚇退了倭寇蹄蹤。這是我中華民族史上，最可紀念的一樁光榮；也是世上侵略主義者，最可猛醒的一種懲刑。

各出力的空軍將士們，
他是我們國家之干城，
我真願以心香和淚燭，
敬祝飛將軍們之萬齡。
雖然我們今日的遭遇，
少部份自己也當反躬，
物質上人家既爲先進，
民智上我們也是不行。

作者無絲毫的恂倭病，
但自傲心決不可養成；
縱的文化敵遠不如我，
橫的教育我却嫌低能。
歷史上我先民的智慧，
也要比倭豎高幾萬重，
目前首要在教育普及，
民智提高則國家振興。

今日陸空抗敵之勇士，
我們致敬須出以至誠，
他是復興民族的柱石，
也是我們親愛的父兄。
我們不崇拜任何個人，
但須服從抗敵之英雄，
他是我們民族的領袖，
也是再造國家的苦工。

在抗戰中陣亡諸同志，
全國人都當供作神明，
他們的精魂永遠不死，
他們的英魂與世長生。
我願以黃帝子孫資格，
爲陣亡烈士敬講追終，
我沒有備香燭和酒禮，
惟以此長歌尙饗諸公。

編者按：陳君此歌甚長，中有五六十行，鼓吹所創簡易字，因與抗戰無直接關係，故刪去，餘則仍舊。

編餘瑣識

本刊前六輯爲一卷。第七輯起，爲第二卷開始。形式與內容，頗望並能刷新。祇以僻處山城，印刷方面尙未能盡如原意，予以改革；編者至以爲歉。許公武先生自西康歸，得「康遊吟」一卷，本輯先刊一部分，餘容續載。吳雨僧先生（密）從昆明來書，於本刊多所獎飾。吳先生爲「學術雜誌」「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者多年，今後將爲本刊撰稿，想讀者所樂聞也。六輯中陳誠幹君與本輯張昭麟君皆自軍中寄稿。二君目擊戰况，身經烽火，不落舊時文人套語。此種稿件，最爲本壇歡迎。

戚維翰君「王長年」一詩，本「湧幢小品」，敷演故事，與鼓調彈詞爲近。體在新舊之間，因其明暢如話，姑列入「新體詩錄」。

本輯以論文篇幅較長，歌譜暫停一期。江絮生君「吟邊札記」，亦以此留待下輯續刊。

編者 十月十五日

民 族 詩 壇 第 二 卷 第 一 輯

每 月 一 輯

本 刊 價 目

零 售 每 冊 二 角

預 定 半 年 一 元

預 定 全 年 二 元

主 編 人 盧 冀 野

發 行 人 項 學 儒

印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正 中 書 局 雜 誌 推 廣 所

重 慶 石 門 坎 十 八 號

中 華 民 國 廿 七 年 十 一 月 出 版

中 華 郵 政 認 爲 新 聞 紙 類

通 信 處 重 慶 米 花 街 二 十 二 號

本書領得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第叁柒號審查證

實價二角